

1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答疑解惑的指南？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发生了一场规模宏大而又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所有对民主的主要替代物要么烟消云散，蜕变成稀奇古怪的残存物，要么退出其原来的领域，龟缩进它们最后的堡垒中去。其实，早在本世纪^{*}之初，那些民主的宿敌——建立在狭小而排他性参政权之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世袭的贵族制、寡头制——就已在世人的眼中丧失了它们的合法性。20 世纪主要的反民主政体——共产主义政体、法西斯主义政体、纳粹政体——都消失在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战争废墟里，或像苏联一样从内部瓦解了。军事独裁统治也被它们的失败弄得声名狼藉，这在拉丁美洲尤为明显；在那里，这些政权为了逃脱灭亡的厄运，通常披上一层伪民主的外衣。

* 此处指 20 世纪。——译注

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在争取全世界人民的拥护这场竞赛中，民主最终获得了胜利吗？恐怕不能这么说。反民主的信仰和运动仍然继续存在，而且时常还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加盟其中。民主性质的政府（“民主”的程度参差不齐）还不到世界政府总数的一半，其人口也不到世界人口的一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国，在其辉煌的四千年历史中，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政府。在俄罗斯，只是在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它才做出了迈向民主统治的转型，它的民主还脆弱不堪，还没有深得民心。甚至在那些民主早已扎根良久并看来是安然无恙的国家里，某些观察家也认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处于危机之中，或至少因广大公民的信心失落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种信心失落感源于公民们担忧他们的民选领导、政党和政府官员是否能够或愿意公正地或成功地解决诸如持续不断的失业、贫困、犯罪、福利计划、移民、税收和腐败之类的问题。

假设我们把全球近二百个国家分成非民主政府的国家、新兴民主化政府的国家和历史悠久、根基良好的民主政府的国家，那么，公认的事实就是，每一组类型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国情。不过我们这种简单的三分法有助于我们看到，若从民主的前途这个角度来看，每种类型的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对非民主国家而言，挑战就是它们是否做出和怎样才能做出迈向民主的转型（transition）。对新兴民主化国家来说，挑战就是新兴的民主实践及其制度是否和如何得到加强，或者，如某些政治科学家常说的，该如何得到巩固（consolidated），以便它们能经得起时间、政治冲突和危机的考验。对老资格的民主国家来讲，它们的挑战

就是如何完善和深化（deepen）民主制度及其实践。

然而，在这点上，你也许有理由问到：我们所说的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区分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一个非民主国家决定转型为民主国家，那么，何谓转型？我们何时能看出它是否已完成了转型？关于巩固民主制方面，准确地讲，应该巩固什么东西？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人们谈论的深化民主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国家已经是民主国家了，那么，它如何才能变得更加民主呢？等等。

民主已被人们探讨了大约两千五百年，照理，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提供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赞同的一套有关民主的理念才对。然而，无论是好是坏，这都不是事实。

在长达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时期里，民主经受过探讨、辩论、支持、攻击、忽视、建立、实践、毁灭，然后又被重建，然而，在有关民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产生共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民主所具有的这一悠久漫长的历史导致了在民主问题上的混乱和歧义，因为对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不同的人来说，“民主”意味着不同的事物。确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民主在实践上销声匿迹了，仅在很少很少的人的头脑里作为一种理念或记忆而存留着，直到两百年前——也可以说是十代人之前——民主在实际生活中的榜样的历史还是相当短暂的。与其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人民去采纳和实行的现实政治制度，还不如说民主是一种有赖于哲学家们去理论化的主题。在实际中存在着“民主”或“共和国”的一些极为罕见的例子中，绝大多数成年人并未享有参加政治生活的

权利。

虽然从民主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古代现象，但是，我在本书主要探讨的民主的形式却是 20 世纪的产物。今天，我们终于体认到，民主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但是直到大约四代人之前——约在 1918 年，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在还存续到那时的各个独立民主国家或共和国中，还有可观的半数成年人一直被排除在享有完全公民权的行列。这类成年人当然就是妇女了。

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如果我们接受成年人的普选权作为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在每一个现实的民主国家里，都会有一些人的寿命要比他们的民主政体的寿命还长。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或许已不算年轻，但是很难说它历史悠久。

你也许会立刻加以反驳：自美国革命以后，美国难道不是像林肯所说的就是一个“共和制民主”国家了吗？难道法国著名作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 19 世纪 30 年代访问美国之后，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不也是这样称呼的吗？难道雅典人不也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把他们的制度称做民主制吗？如果罗马共和国不是某种类型的民主政体，那它又是什么呢？如果“民主”在不同的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事物，那么，我们如何可能赞同民主在今天的涵义呢？

一旦开启了这个思维，你就会继续问下去：为什么无论如何民主都是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在那些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主的国家里（如美、英、法、挪威、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里），究竟要怎样的民主化才算是“民主”？更进一步讲，是否有办法解释清

楚为什么这些国家就是“民主的”，而其他许多国家就不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不断地问下去。

因此，对于本章标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果你想对有关民主的最基本的问题都寻找一个答案，那么，一个答疑解惑的指南就能有助于这种努力。

当然，在这么一个简短的旅行中你不可能找到你想要提出的疑问的全部答案。为了使我们的旅行相对地简短和易于进行，我们将不得不回避一些你觉得应当探索的途径。它们很可能是应当加以探索的，并且我也希望当我们的旅行结束时，你将以自己的方法进行探索。为了帮助你这样做，在本书的结尾，我将提供一个相关作品的简短书目供你进一步阅读。

我们的旅行从这一起点开始：民主的起源。

第 一 部 分

起 源

2

民主是从哪儿并且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一个简短的历史回顾

记得我开始时说过，民主已被人们反复探讨了长达两千五百年的时间。你也许会纳闷：民主真的有那么古老吗？许多美国人，很可能还有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可能相信民主发端于两百年前的美国。其他一些深谙民主之古老的发源地的人们则会主张古希腊或古罗马才是民主的发源地。那么，民主究竟是发源于哪儿并且是怎样演化的呢？

如果我们把民主视做是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发明中持续不断地发展而来，并慢慢地从那个弹丸之地流传到今天，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种看法也许会令我们满意。

虽然这是一幅美妙的情景，但是，至少有两个原因证明它是

错误的。

第一，正如每个熟悉欧洲历史的人所知，在古希腊和罗马，民选政府（popular government）的存在仅仅持续了几个世纪，随后，它就走向衰落和消失了。即使在决定什么样的政府我们才会把它算做是“人民的”、“民主的”或“共和的”政府这一问题上我们允许自己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但是，这些政府的兴衰成败也不能被描绘为迈向遥远的最高目标的稳步上升运动，其中只有在各处出现的某些短暂下滑打断过这种运动。相反，民主的历史进程就像一条旅行者所要穿越的平坦而无边无际、只有某些零星的小山所点缀的荒漠之路，直到最后，这条路才开始缓慢地向上攀升，到达今天的高度（图 1）。

第二，认为民主是过去一次性发明出来的东西，就如蒸汽机的发明一样，这种想法可能是个错误。当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都曾出现过相似的工具或实践时，他们一般都想搞清楚，这些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相似的情形是如何出现的。这些工具或实践是通过从它最初发明者那里传播到其他群体呢，或者相反，它们是由各地不同的群体各自发明出来的呢？对这类问题，要找出一个答案通常是困难的，也许根本就不可能。有关民主在世界上的发展也是这样。那么，有多少民主的类型可以被解释为是从民主的发源地传播而来，又有多少民主的类型，如果有的话，可以被解释为是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们独立的发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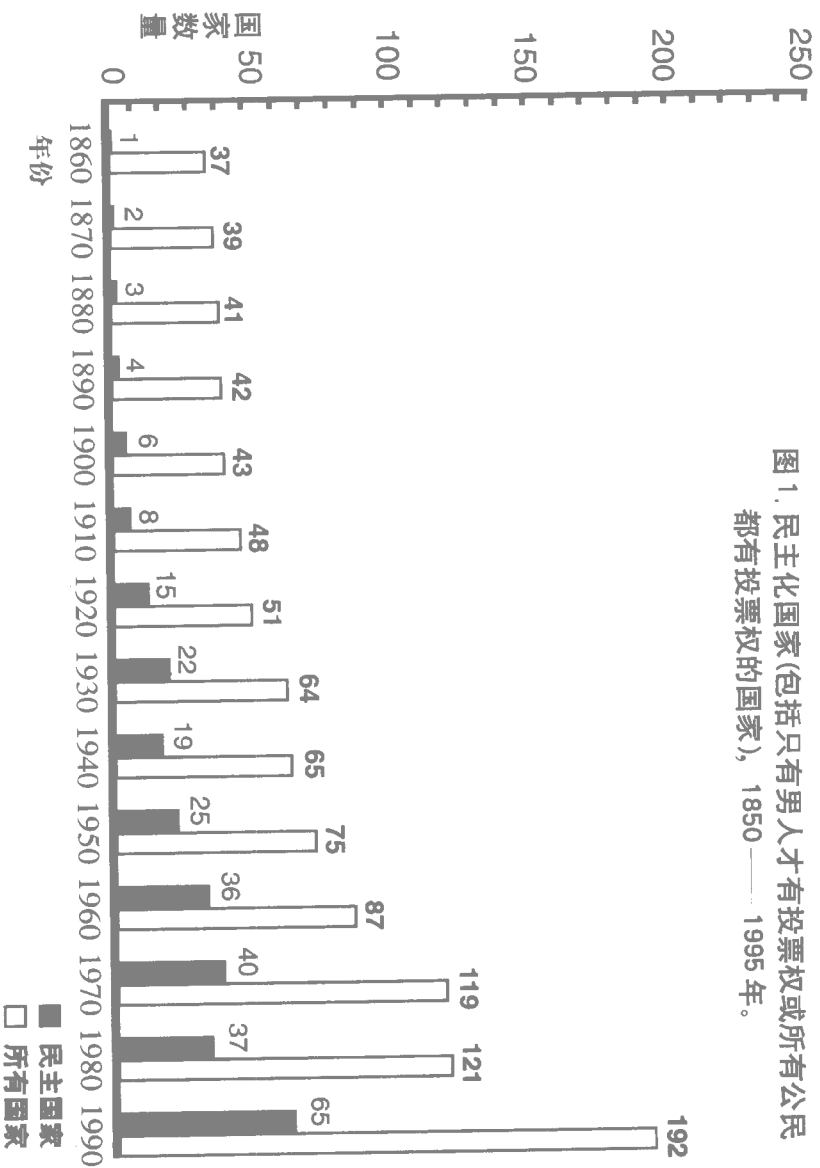
虽然对民主这些问题的回答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所要提供的有关民主的历史记录从本质上讲是这样的：民主在

某些地区的发展壮大——也许许多类型的民主——可以被解释为是源于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对外传播的结果，但是，光是传播还不足以提供全面的解释。像火焰、绘画或书法一样，看来，民主也不是一下子就发明出来的，并且也不限于一个地方。毕竟，如果有某个时候和某个地方存在着适合民主发明的条件（比如说在公元前 500 年的雅典）的话，那么，难道别的地方就不会存在适合发明民主的相应条件吗？

我认为，不管任何时候，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独立地发明出来和重新发展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合适的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存在过。正如可耕种的土地和充足的雨量广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一样，某些合适的条件也总是有助于民主政府的发展趋势。举个例子来说，由于存在合适的条件，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以前，民主的某种形式就很可能存在于部落时代的政府之中了。

考虑一下这种可能性：我们设想某些人们成立了一个结合得很好的群体——“我们”和“他们”，我们自己和其他人，我的人民和他们的人民，我的部落和其他部落。而且，让我们假设这个群体——譬如说这个部落——完全不受外族人控制，那么，可以说，这个部落的成员就可以或多或少地在不受外族人干涉的条件下自由行动。最后，让我们假设这个群体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也许就是那些年长者，认为在统治这个群体的问题上，他们都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在这种情形中，我相信，民主的趋势就很可能出现。一种迈向民主参与的动力就会从我们称之为平等的逻辑中发展出来。

图 1. 民主化国家(包括只有男人才有投票权或所有公民都有投票权的国家), 1850——1995 年。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一直过着小规模的人群生活，并通过狩猎、采集草根、野果、果浆和其他自然界的東西而维持着生存，毫无疑问，他们有时，也许经常会发展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都受到平等的逻辑的激励——年长者或经验丰富者，无论如何——都会参与事关部落命运的各种决策。对没有文字记载的部落社会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那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时期里，某些原始民主的形式恰好成了最“自然的”政治制度。

然而，我们知道，这一漫长的时期终于走向了尽头。当人类在固定的社区里开始扎根下来过着长期的定居生活，开始从事的生产是农业和贸易的时候，我刚才提及的那些有利于人民参与政府的条件——族群认同、较小的外来干涉、对平等的设想——便变得十分罕见了。等级制度和统治形式成为更加“自然的”东西。其结果，民选政府在定居的人群里消失了几千年的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君主政府、专制政府、贵族政府或寡头政府，这些政府都建立在身份或等级制度的基础上。

后来，大约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在一些地方，适合民主生长的条件似乎又出现了，少数小群体开始发展那些能为参与群体决策提供相当广泛之机会的政府制度。人们也许可以说，原始民主在一种更加先进的形式下得到了重新创造。其中，最重要的发展出现在欧洲，有三个地区是在地中海沿岸，其他则在北欧。

地 中 海

正是在公元前 500 年的古希腊和罗马，有广大公民参与其中

的政府制度第一次建立在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上，虽然偶尔也有些变动，但它们存续了好几个世纪。

首先来看希腊。古希腊并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即所有的希腊人都居住在只有一个单一政府的国家里。相反，希腊由数百个独立的城邦组成，每个城邦都有其自身的疆域。同美国、法国、日本和其他现代国家，即占现代世界绝大多数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不同，希腊的主权国家都是些城邦国家。在当时及后来最著名的城邦国家是雅典。在公元前 507 年，雅典人就采用了一种民选政府的制度，这一制度持续了大约两个世纪，直到雅典被比它更强大的北方邻居马其顿征服为止。（在公元前 321 年以后，雅典人的政府在马其顿人的控制下苟延残喘了好几代人，随后，这个城市再次遭到征服，这次的征服者是罗马人。）

正是希腊人——很可能是雅典人——创造了民主（democracy 或 demokratia）一词，这一词语来源于希腊语 demos（即人民）和希腊语 kratos（即统治）这两个词的组合。附带说明一下，有趣的是，在当时的雅典，demos 一词通常是指全体希腊人民，有时，它仅指普通民众或者仅指穷人。有时，民主一词也被贵族批评家们当做一种用来表达对普通人民的蔑视的称呼，因为这些普通人民从贵族手中夺走了他们昔日对政府的控制。总之，民主（democratia）一词主要被雅典人和其他希腊人用来指称那些雅典人及其他希腊城邦的政府。^①

在希腊的那些民主政体中，雅典人的民主政体是当时及今天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最著名的，它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无与

伦比的影响。在后来的日子里，它经常被人们视做一个公民参政最早的范例，或正如某些人所说的，参与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雅典人的政府是复杂的，它太复杂而无法在此对它进行充分的描述。在这个政府的核心部位，是一个叫做公民大会（assembly）的机构，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参与其中。公民大会选举一些重要的官员——例如，一些将军，这种情形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奇怪的。但其他公职人员的选举则通过抽签的方法产生，在这种方法下，凡符合被选举资格的公民都享有平等的被选举的机会。根据某些人的估计，在通过抽签而成为政府中最最重要的主事官员（presiding officer）方面，一个普通公民在其一生中会享有一次公平的机遇。

尽管某些希腊城邦为了联合、联盟和结成邦联（主要为了共同的防卫）而共同参与构建了不很发达的代议制政府，但是，人们对这些代议制度知之甚微。它们实际上没有给民主的理念和实践留下什么痕迹，而且，确切地讲，也没有在后来的代议制民主中留下什么痕迹。通过抽签来推举公职人员的雅典制度也没能成为挑选代表的选举方法的替代物。

因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具有创新性的，但在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则被全盘抛弃了。

罗马。大约在希腊出现民选政府的时候，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城也出现了这种政府。然而，罗马人把他们的制度称为共和国（republic），这一词语来源于 res（在拉丁语中它是事情或事务）和 publicus（即公共）：简单地讲，共和国就是属于人民的事务

（我还会回过头来讨论民主和共和国这两个词）。

一开始，参与管理共和国的权利只局限于行政长官或贵族。但是，在我们将会再次遇到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在经过平民（the plebs 或 plebeians）的多次斗争以后，广大平民也获得了参与权。正如在雅典一样，参政权一开始只局限于男性公民，直到 20 世纪的民主政体和共和国也都是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罗马是一个非常小的城邦，后来，通过割让和征服的手段，罗马共和国的疆域极大地超出了古老城邦的边界。结果，共和国统治了整个意大利和更多的其他地方。更有甚者，共和国经常把具有极高价值的罗马公民资格赋予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这些人不再是被征服的臣民，而是成了拥有完全公民权和特权的罗马公民。

虽然这种授权是明智和慷慨的，但是，假如我们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共和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缺陷：罗马从未充分地使它的民选政府制度适应它那公民人数的巨大增长和远离罗马的巨大地理疆域。古罗马公民都有权参与的公民大会，仍然是在今天的游客还能看到其废墟的罗马大广场内举行，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这未免令人费解。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共和国边远领土的罗马公民来说，如果不付出超常的努力和代价，罗马城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因此他们无法去参加公民大会。结果是，不断增加的和占绝对多数的公民实际上都没有机会参加在罗马政治制度中心举行的公民大会。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美国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把美国的公民资格授予不同州的人民，虽然这些新加入美国各州的人民只能通过亲临华盛顿特区才能在全国性选举

中行使投票权。

虽然在许多领域罗马人都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性和实干才能的民族，但是，罗马人从未发明或实行过对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说是明显不过的办法：一个建立在民主选举代表基础上的可行的代议制政府体制。

在我们匆忙地得出罗马人比我们更缺乏创造性和能力的结论之前，让我们首先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早已再熟悉不过和明显不过的那些创新和发明，为什么我们的先人没有早早地把它们引进到实践中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容易把在过去有待发现的东西视做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正如我们的后代也许会纳闷我们怎么会忽视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创新一样。像罗马人一样，这难道是因为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缺乏改造我们的政治制度的创造性能力吗？

虽然罗马共和国存续的时间比雅典民主政体和任何现代民主政体所存续的时间都要长得多，但是，大约在公元前 130 年之后，它也受到了内乱、战争、黠武、腐败和早已存在于其公民身上的强壮的市民精神之衰落的削弱。仅存的一点真正的共和实践也随着裘力斯·恺撒独裁的出现而消失了。在公元前 44 年恺撒遇刺身亡后，一度由其公民来管理的共和国变成了由皇帝统治的帝国。

随着共和国的衰落，人民的统治在南欧一带完全销声匿迹了。除了在某些散居各处的小部落中还存在这种政治体制以外，民选政府在地球表面上消失了近千年。

意大利。就像一种灭绝的物种在大规模的气候变化之后重新